

图南志

Tu
nan
zhi

下

我只想与你并肩而立，共享江山的壮美，同受万民的朝拜，
让史笔将我们牵手踏上丹墀的身影永远记录。

张晚知·著

图南志

Tu nan
zhi
下

张晚知·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三卷 图南

瑞羽率三军将士朝西方京都的方向跪下，叩首盟誓，“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，誓灭逆贼，重复河山！”







第四十七章 错中误

瑞羽拂袖将他挡开，把心里最后一丝犹疑掐断，看着秦望北，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是否愿意一生守在我身边？”

春风里，清水河边嬉戏的少男少女们在欢快地唱着情歌，仲春之月，奔者不禁，这样的定情佳日，第一次有人在她面前直抒胸臆，表述倾慕之情。

她与东应自幼相伴长大，携手离开京都的诡谲风波，熟知彼此的性情，虽然近年来离多聚少，她没能及时察觉东应感情的变化，但在那日早晨他失控胡为之后，她对他的心意便有所了悟，只是拒绝承认，想继续欺骗自己。

今日今时，她于懵然中问出一句为什么，得到他如此清晰明确的回答，她心里没有意外，更没有丝毫欢喜，只觉得身上发冷，清晰地看见了东应那沉静的容颜下透出来的一股决绝的狠戾。

他不仅是在表露他的情怀，也是在逼她杀秦望北灭口！

眼前这个少年，她依稀熟悉，又仿佛陌生。她记得初见之时，他被宫人带到她面前，疑惑而畏怯地看着她；他在西内生活日久，依赖地跟在她身后，仰慕而尊敬地望着她；他长大成人，渐渐地站在与她并立的位置，信任而倚重地凝视她。

他和她一起长大，她看着他从小小稚童变成翩翩少年，在她的记忆里，他是可怜而可爱的，是顽皮而懂事的，是骄恣却沉稳的……他会在她面前撒娇使气，会向她耍赖纠缠，会对她温柔体贴，会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大，并且试图反过来保护她和李太后……

她从来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，他会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她，用这样简单直接

的阴谋逼她杀人，她记忆里那顽皮可爱的小男孩，在此时已经化为鲲鹏，张开已然丰满的羽翼，露出掩在顺滑毛羽下的犀利爪牙，对她咄咄相逼，锋芒毕露！

他静静地看着她，瞬息之间，仿佛已经过了千万年。

却是秦望北悠长的一声叹息打破了令人欲窒的沉默，他轻声说：“昭王殿下，长公主一心盼你修德立身，成为一代英君明主，重振先祖伟业，再创华朝盛世，你却欲以一己私欲，陷她于不伦之地，你于心何忍？”

东应自幼磨砺心志，已达心若磐石、不为外物所动的地步，一旦认清所求，便不惧因此而要承担的责难与非议。任何人对他的责骂他都可以不放在心上，只有一件事他无法容忍，那就是他人因此将所有罪孽归咎于她！

秦望北这轻轻的一句，正中他的命门，登时令他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

瑞羽微微敛目，垂下袍袖，转过头来看着秦望北，目光如炬，慢慢地问：“你说你对予倾心爱慕，可是真的？”

东应与秦望北都未想到她会在这样的时刻问这样一句话，都怔了怔才反应过来，东应霎时惊惧骇然，秦望北却是惊喜交织，当即朗声回答：“秦某对殿下之心，绝无虚假！”

瑞羽长吸了口气，又问：“予手持兵权，身份迥异于他人。所择相伴一生的人可以得高爵，却不可授高官；可以享尊荣，却不能握实权。你可知道？”

秦望北心中明悟，她虽然不可能回应东应的悖逆之情，但在她心中始终将维护东应看成第一要紧之事。哪怕是她未来的夫婿，她也不容许他有任何威胁东应权势的可能，故此未雨绸缪，早立规矩，不许他人逾越——甚至也不许她自己逾越！

明明东应已经在她面前露出了如此不善的一面，她却仍旧维护他至此。秦望北心中酸涩的同时，却也深知这是一次极佳的机会，让他可以再靠近她许多。

“殿下，秦某虽然不是全不理世俗利益的世外之人，但对权势纷争并没有太多的野心，否则也不会弃置海外根基而随您西来。”

瑞羽双目不眨地看着他，目光如炬，直直地射进他的心底。她与他认识已非一日，自然知道他所言非虚，只是她此时要做的决定，委实太过重大，关系着她的一生，饶是她再杀伐决断，此时也不禁有些踌躇。

东应从她对秦望北的几句问话中猜出她的用意，心胆俱裂地扑上来，惊慌阻止，“姑姑！不可以！不可以！”

瑞羽拂袖将他挡开，把心里最后一丝犹疑掐断，看着秦望北，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是否愿意一生守在予身边？”

秦望北心中百感交集，到最后却化为了一片纯粹的欢喜，他深深地俯首，应诺道：“殿下，我愿一生守在你的身边，回报你的眷顾，绝无二心，誓不

背离!”

东应逼她杀了秦望北，是他鱼死网破的一击，虽然他已经感觉到了秦望北的威胁，但他从不认为在她心里秦望北竟会比他更重要！看着瑞羽和秦望北定情立誓，他颜白如雪，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，“姑姑！你不能弃我于不顾！”

瑞羽漠然道：“东应，你错认亲情依恋是男女之思，这都是我长年不婚误导你所致。既然是错误，那今日我便纠正它！”

她胸口阵阵闷痛，心乱如麻，待要再说什么，瞥见东应苍白的面容，竟说不出来，猛一咬牙，转身就走。东应伸手想将她拉住，却只触摸到她袍袖光滑的绸面，未及抓牢，她已拂袖离去。

瑞羽纵马一阵急驰，远离了清水河畔嬉戏的人群，毫无目的地沿着驰道游荡，直到马力虚脱，不能再前，她才跃下马来，心中一阵空茫的酸痛，脑中一片混乱，喉头仿佛哽着什么东西，令她窒息生痛，似乎胸膛都要炸开一般。

秦望北骑术远不及她，落后许久才近到她身后。他这一个时辰里从生到死，又由死而生打了转，危急之中竟得瑞羽相许一生，虽知她此举权宜多情爱少，但终究表明了他在她心中的地位不同一般。他暗里欢喜无限，赶上她后，见她惆怅孤寂地立马荒途，背影大有惶惑凄凉之感，心里不禁一紧，沉吟片刻后才下马轻轻走到她身边，轻声唤道：“殿下。”

瑞羽神思游离，被他连唤两声才恍惚回神，见他跟在身后，大感诧异，微微一怔，拧眉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她当着东应的面允诺下嫁秦望北，一是为了断绝东应的不当之思，二是因为不忍杀秦望北灭口，虽然于内心深处对他有些异样情思，却没有真正认为他是伴自己一生的人。

秦望北对此心中有数，因而对她的话也不觉得难过，笑了笑说：“我来陪殿下散心。”

瑞羽愣了愣神，摇头道：“不必如此。”

秦望北轻叹一声，“殿下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

瑞羽满腔愤懑无处发泄，他纠缠不去，正好让她找到了出气的人，于是怒骂：“谁稀罕你在这里？滚开！”

她近年杀伐之气太重，为了不给身边侍者造成太大的压力，只要不涉正事，她都会尽量和颜悦色。秦望北得她礼遇，更是从未直接承受过她的戾气，虽然被她骤变的脸色吓了一跳，却不肯此时离开，苦笑一声道：“殿下心情不好，我怎能弃你不顾。”

“不退？”瑞羽震怒之下不假思索摘下马鞍旁挂着的长枪，抬手便是一枪直刺他的面门。秦望北反应也极快，抬手横刀挡住。可她此时含怒出手，力沉枪

重，他手中的横刀只略挡了一下便被磕飞，眼前红缨闪动，又是一枪反兜下刺，直取他的小腹要害。

瑞羽所习武艺皆是军中搏杀之技，起落之间便分胜负生死，秦望北一刀脱手，大骇躲避，却终究无法完全避开，好在那枪的尖刃囊袋未取，这一枪侧掠过去，只将他腰间革带上的玉钩击得粉碎，却未伤及肚腹。

瑞羽两枪刺出，怒气略消，才想起不可乱伤人命，猛地将手中长枪一掷，枪势汹汹，当的一声插在路边一棵百年古树上，将树扎穿，树上的枯枝俱被震落。

秦望北当此威势之下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不过他毕竟常年出海与惊涛骇浪为伍，见惯天地自然之威，初时的惊惧过后便恢复坦然。若是常人见瑞羽以长公主身份发作的一怒之威，只怕立即便要对她敬惧而不敢亲近，但秦望北毕竟不是俗世凡人，又曾得她亲口允婚，待她的心思自然比旁人多了许多温柔体贴，虽然她满面戾色，令人不敢平视，他却只觉得她此时伤心孤寂，无人堪与其为伍，亦无人堪与其为伴，其实形单影只，令人怜惜。

瑞羽长枪脱手，见他仍旧不退，也不再驱逐，瞥了他一眼，望着天边变幻无常的云朵发呆。她鬓边的一枚华胜经过这番颠簸有些松脱，滑落下来，正打在她的手背上，她下意识地反手一抄，将它收在掌中。

这枚华胜，加上她公主府里的所有服饰，都是东应令人精心制作的，当世无双，每个细微处都透着赠与者的心意。放在东应没有挑明他的心意时，她只当这是他的孝心，但在他已经挑明心意的情况下，她再看这些华服美饰，分明能从每个细微之处看到他小心讨自己欢喜的慎重与紧张。

他与她自幼相依相持，亲密无间，她只以为那是亲情的依恋，岂料他却别有情思。

怎会如此？怎么可能如此？

她用指尖细细地摩挲华胜上的镌刻纹，一股深隐的痛楚深深地渗进她的心底，痛得她不自禁地俯下身去，握紧指间的华胜，发出一声压抑沉郁的低咽。

她这声叫喊声音不高，但其中的郁结愤懑之意却让秦望北听着心生酸楚，他想了想，踏前一步，柔声道：“魏晋政乱之时，贤士多遭困厄，郁郁寡欢。故此雅好谈玄，饮酒聚啸。殿下若还觉得不快，何不学学这些魏晋贤士，扫涤胸中积郁？”

瑞羽自出生便循规蹈矩，偶尔才敢稍稍放松，像秦望北这样的提议，却是从未有人对她说过。秦望北见她拘束，便对着辽阔苍茫的大地纵声长啸了一声。他常年在海上远航，海船再大也只有几层船舱，长时间不着陆地难免郁闷，站在甲板上纵情啸叫以抒胸臆之事他是常做的，这一声长啸起伏悠扬，张舒弛缓

有致，合乎韵律，极为动人，又别有一番抒发胸臆的情意。

瑞羽本就想大喊大叫一番抒发心中抑郁，只是恪于修养强自压抑，此时受他鼓动，也纵声长啸。初时她还有些拘谨，渐渐地放开拘束纵情于声，将胸中抑郁心结借这一声长啸吐出。直到一口气吐尽，她才收声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眼眶却酸涩难当，泪水潸然而下。

这一刻，她胸中一片空虚，再没有丝毫伤心难过之意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明明已经不伤心难过了，却会突然泣下如雨。

秦望北牵着两匹马静静地站在她身后，替她挡住远远跟在后面的一干护卫的目光，任她无声地哭泣，既不近前看她，也不出声劝解——像瑞羽这样的天之骄子，自有其傲然风骨，并不需要谁的同情，更不需要有人看着她哭泣并自以为是为她劝解。

许久，瑞羽站起来，自袖中取出手绢抹去脸上的痕迹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徐徐吐出，平复了心境，才略略侧首，对秦望北道：“谢谢。”

秦望北笑了笑，问道：“想来清水河边的高媒祭祀也该开始了，我们回去吗？”

瑞羽此时已经恢复了平静，轻轻摇头，道：“祭祀高媒自有王母和……他主持，我就不回去了。”

“那殿下意欲何为？”

瑞羽对远远跟着的几名亲卫招手，让他们近前听令，“洪业，予不欲回去参加上巳祭祀，恐太后娘娘担忧，你且回去报奏太后娘娘，就说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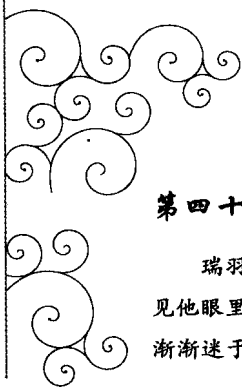
她沉吟一下，咬了咬牙，道：“就说予已在上巳之日自行择取了驸马，欲趁军中无事，外出游玩数日，请太后娘娘万勿担忧。”

一千亲卫都大吃一惊，忍不住看了秦望北一眼，不过瑞羽治军极严，无人敢质疑上官的命令，那名叫洪业的亲卫愣了一下，立即领命打马离去。

秦望北心里暗暗欢喜，但这种时候自然不敢外露，只是镇定地问：“殿下去哪里游玩？”

瑞羽举目四顾，看看路途，道：“且沿着驰道前行，寻个地方安宿，其余事情明日再做打算。”

她不愿此时回齐州去见东应，索性信马由缰，毫无目的地漫游。这一路燕往莺来，蝶舞蜂鸣，繁花似锦，春光明媚，然而瑞羽心中再也没有当日与东应同游时的欢快，所幸秦望北在侧作陪，此人能诗能文亦能谈，雅时有出尘气，俗时有诙谐心，可以令人解颐忘忧，又不至于太过烦扰。



第四十八章 春雨长

瑞羽耳闻他箫声里的声声诉情，目
见他眼里片片温柔，不知不觉心动神摇，
渐渐迷于情思。

风景如画，又有不拘世俗规矩的秦望北在侧解颐，瑞羽心中的烦闷消解了许多。每到心乱的时刻，她就刻意转开心思另寻欢乐，如此竟过去了十来天。此日，雨下得特别大，无法前行，一行人便在昨夜借住的杭姓富户家中逗留下来。

瑞羽一行七人，五名亲卫是军中精锐，自有一股威严气势。瑞羽和秦望北更是气度不凡，杭家虽然不知他们是什么人，但细察他们的言行举止，也知他们必定身份高贵，有结交之心，难得天公留客，杭家便设宴请瑞羽一行赴宴。

席开玳瑁，筵设芙蓉，钟鼓罗列，舞伎下陈，杭家用心操办，宴会自也十分气派。杭家毕竟吃不准瑞羽的身份，便安排秦望北坐了正宾之位，却把瑞羽安排在了偏席，与待客的女眷相处。

瑞羽不愿露出行藏，对杭家所安的席位并不在意，见秦望北以目询问，便一笑摇头，让他去坐上首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行礼过后，六名舞伎在堂下跳起了《胡腾》。

瑞羽和秦望北之间只有一道矮屏相隔，既利于观赏舞蹈，又方便他们说话。秦望北一面观舞，一面转头笑问瑞羽：“听闻京都教坊司舞乐分十大部，《胡腾》正是其中最受人追捧的舞乐。我观此舞风流雅致，仅是六人为舞都已经令人目眩，不知京都教坊司以一百二十人组成天魔舞阵时，究竟是何等恢宏大气？”

瑞羽看罢一舞，评道：“《胡腾》一舞人多人少皆可成舞，六人组舞虽不似

京都教坊的天魔舞阵般规整堂皇，却灵动轻快，民风糅杂，也令人耳目一新。”说罢想了想轻叹一声，又道，“近十年阉权势大，为诱君王耽溺享乐，教坊司的天魔舞阵选取舞伎往往以貌美为先，技艺沦为其次，奢侈淫靡日盛，但论到舞乐水准，却是大有下降。”

激烈奔放的《胡腾》过后，便是纤婉柔丽的一曲《白纛》，此舞配乐以丝竹管弦为主，因连日阴雨，管弦受潮，乐声难免有些呜咽，转折关头不尽如人意。瑞羽听惯了高妙乐音，秦望北更是自身精通乐声，听到这种破音之声，都觉得刺耳。

杭家虽然请来最好的舞伎乐师招待客人，但终究是商人之家，这真正需要见识和修养来品鉴的细微妙处，他们是听不出来的，只看到舞女纤腰如素、折俯柔韧的舞姿便大声赞好。

瑞羽虽不会当面辜负主人家的盛情，形之于色地挑剔舞乐的不足之处，但听到乐师吹奏的尺八连破了几个音，连琵琶声也遮不住那刺耳之处，还是觉得耳根子有些发痒，忍不住摸了摸耳面。秦望北见状忍不住暗暗发笑，只是也不便当面安慰，只得冲她眨眨眼，以目示意。

觥筹交错，酒意渐酣，瑞羽知道若按男人聚宴的规矩，接下来就该由主人家的家妓上堂来向客人邀舞或共席了。虽说华朝民风开放，不忌男女杂处饮宴作乐，但女子在堂也有许多顾忌。秦望北已被她择定，也还罢了，她手下的几名亲卫却未成家，这样的机会不让他们轻松一下，殊为刻薄。

正待借口退出宴会，她的几名亲卫已经转了过来向她敬酒，俯首祝颂道：“为主上寿，愿主上千秋！”

瑞羽饮尽杯中酒，温声道：“这不是家中，你们不必拘束多礼。”

她御下虽然法度森严，但在日常生活中难免有女性特有的细腻体贴，她的臣属因此对她除了忠诚敬重之外，更有一种微妙的仰慕维护，虽知秦望北是她选择的人，却难以认同他的身份，就好像狮群里闯进一头老虎一般，虽然那老虎也同属一方之主，但种属不同，狮子们怎样也不能将之视为同类。

他们将秦望北撇开，上前向瑞羽敬酒，正是出于心底对他的排斥。好在秦望北得到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，其余人等的排挤他都不放在心上，准备以后慢慢再说。

瑞羽虽然心事重重，却也从几名亲卫的举动中看出了其中的隔膜，避席回应了他们的礼敬，道：“主人殷勤待客斗酒，秦先生独自一人恐不是敌手，你们且过去一同饮酒作乐吧。”

几名亲卫虽然心里仍有不愿，却只能遵命行事。

瑞羽是凤子龙孙，虽然收敛了许多，但天生威仪，终究无法完全隐没，杭

家女眷与她相处本就十分不自在，待见几名亲卫对她的态度，更是惊疑敬畏，语无伦次。瑞羽不愿见她们难受的样子，当即借口离了宴席，拒绝了她们的陪伴，自去客院休息。

淫雨霏霏，天空阴暗，室内更显得压抑。瑞羽靠在窗边转腕弄枪，沉浸于所习枪术的精妙之处，于身外无染，倒也自在。

秦望北借醉离了主人的宴会，远远地见到她在窗边傲然孤立的身影，整理了一下衣裳，沿着走廊来到她面前，笑问：“殿下，又在苦练武艺？”

瑞羽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现在根基稳固，欠缺的是突破境界的契机，不是苦练能够达成的，只是要多体会枪意。”

秦望北并非潜心学武之人，体会不了她的境界，只是觉得她沉浸于武道时脱出尘俗，分外柔和，让他在她面前本来就已经柔软的心更加绵软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个女子从来只知承担责任，却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无忧无虑，我当待她好，好到这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我这样待她好，让她一生想到我，便会敛去身上的刺，抚慰心间的伤。

瑞羽不知他心中所思，却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善意，抬头笑问：“这么早就回来了，怎么，杭院公没有令家妓陪你？”

秦望北哑然失笑，道：“殿下，我曾在你面前立誓，一生陪伴你的左右，绝无二心，怎能与杭家的家妓鬼混。”

他们这些天相处，一直都避免提及与上巳相关的事，这还是秦望北第一次提到当日的誓言，瑞羽怔了怔，心一紧，又有一股抗拒之意升起。

秦望北感觉到了她的抗拒，却当做无知，从袖中取出一支箫来，笑道：“刚才见你听那乐师的箫声听得耳朵发痒，我特意把箫带来了，帮你洗洗耳朵。”

他的话风趣，瑞羽忍俊不禁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吹奏一曲《听雨》来洗洗耳。”

秦望北哈哈一笑，以箫就口，试准了音，便吹奏起来。他精琴擅箫，箫管受潮污声之处被他轻易掩过，竟然半点也听不出来，听在耳里曲意清明，令闻声心弦放松，融进这春雨箫声里，陶然忘我。

瑞羽沉迷曲意，一曲听毕，竟忘了喝彩。秦望北抬眼看到她的表情，心中欢喜，便又吹了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箫声温润柔和，幽幽咽咽，如丝如缕，令人为之神醉。

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之后，瑞羽心境平和，目光更加柔软温煦。秦望北含笑凝睇，在她抬头看他的时候也不躲避，而是坦然与她四目相对，指下按孔，又变了一调，却是她在水师海船上常听船员们唱的一曲俚俗小调。

“我心爱的人儿坐在身边，我想把心里的话儿对她讲，又怕她怪我轻薄浮

浪；可不对她说，我心里又堵得慌。我心爱的姑娘，我想送上珍珠瑯给你添妆，请你收下莫嫌……”

这支曲子盛行于海船上，由于海上远航的船员比陆上军营里的将士还要寂寞清苦，歌词也就格外大胆奔放。瑞羽为了加强对水师的控制，每年必有一两个月前往水师水寨检阅居留，这首歌是她从水师将士嘴里听熟了的，初闻秦望北所吹奏的曲调时没想起来，后来想起这首曲子顿时便记起了那大胆奔放的歌词，心弦一震，微羞带恼。

秦望北口中吹箫，未对她多说一语，但他目光里的坦荡温柔，箫声里的诚挚爱慕，却比任何甜言蜜语都婉转缠绵，令人为之心动神摇。瑞羽耳闻他箫声里的声声诉情，目见他眼里片片温柔，不知不觉心动神摇，渐渐迷于情思。

许久，箫声停顿，他也走到了窗下，与她隔窗相对。春雨蒙蒙的水雾在他们身边萦绕，传递出一片异乎寻常的旖旎情思，秦望北轻轻地握住她放在窗台上的手，在她指尖轻轻一吻，虔诚地仰望她，轻声道：“殿下，随我走吧！天地广阔，大海无垠，神州之外，还有无尽异域风光，可以任你纵横驰骋，无拘无束，肆意开怀。”

瑞羽摇头，轻声道：“我生于天家，目睹朝政败坏，国朝大势每况愈下，曾经立下誓言，此生必要澄清玉宇，看到天下海澈河清，重现我朝天华盛世。为此之故，我劝王母和东应离开帝阙，抛弃祖宗，背叛子民之望，东来齐青。若不重掌大权，扶持东应君临天下，我就抽身后退，与临阵脱逃何异？我自幼习武，耻于偷生。”

她抬眼望着他，又道：“我幼承庭训，纵是枪林刀阵，我处身其间也不能有半分退却。秦望北，你若真伴在我身边，少不了忧思苦楚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可真愿一生追随于我？”

秦望北望着她清明的眉眼，潇洒一笑，“殿下，我已立誓不改。”

瑞羽轻叹一声，虽然仍未对他完全放开，却比过往更多了几分情意，两人隔窗相对，连厌人的春雨此时也变得柔婉缠绵起来。良久，客院外传来一阵喧嚣之声，人喊马嘶，乱成一团。

二人对视一眼，摘下楼门前挂着的蓑衣斗笠，相携出了客院，沿小路走到杭家的院门口，只见外面的道路上，一溜十余辆马车排着，当前的两辆车辕断裂，马儿受惊乱窜，伤了乘车的人。

那十几辆车式样不一，看上去杂乱无章，已经下了车的十几名乘客倒是个个正值弱冠之年，衣冠楚楚，文人打扮，看上去像是游学天下的士子，只是车队中间的几辆车里却传出女眷的声音，一时倒令人难以断定他们的来历去意。

行人在自家门口断了车辕，杭家的家丁已经上前帮忙把伤者抬了进来，只

是那受惊乱窜又被绳缰拘着跑不远的马儿他们却是无法驯服，一时间人仰马翻，乱七八糟，十几名士子与车上的女眷都忧心忡忡，唉声叹气。

瑞羽看清门外的混乱情形，又见她的几名亲卫也走出来探热闹，便令他们过去帮忙。他们骑术精湛，安抚几匹驽马自然不在话下，过不多时便连折了车辕的车厢也被他们抬进了杭家。

那群士子也很有礼貌和眼力，对杭家道过谢后来谢瑞羽。瑞羽抬手虚扶道：“出门在外多有不便，既然相逢，出手相助也是应当。”

那几名士子终因她是女子，不便多做交谈，拜谢之后，便与秦望北搭话，“小可姓沐，行八，乃颖川学院游学士子，未知这位兄台尊姓大名？”

颖川自古出贤士，自秦汉以来孕育了无数才高德勋的士子。这士子名不见经传，但颖川学院却是极负盛名，秦望北虽然偏居海外，闻得这士子的出身也不禁震撼，拱手道：“原来是沐兄，某姓秦，行二。”

他气度翩然，潇洒出尘，一干士子也乐于与他结交，当即纷纷过来自我介绍。瑞羽好奇他们此来的目的，便暗里冲秦望北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探听一下关中的消息。秦望北对她的眼色十分受用，做了个明白的手势，对那群士子稍作示意，索性过来邀她一起听他与众士子交谈。

众士子多是儒家出身，对陌生女子坐于尊位听他们谈话内心多少有一些排斥，不过瑞羽清华高贵，秦望北言谈见识不凡，他们初时略微有些不悦，再一想也就算了。只不过看看仍是未婚女子打扮的瑞羽和对她温存体贴的秦望北，难免在心里奇怪他们的关系。

秦望北也不介绍瑞羽的身份，与沐八等人攀谈一会儿，便问：“这么大的雨，沐兄还冒雨赶路，不知将往何处？”

提起行程，沐八等人都不禁苦笑，道：“我等听闻经离先生近日在青州学院公开授课，欲往听闻，因恐消息滞后，迟了不能面见前贤，故此冒雨赶路，岂料欲速则不达。若非杭院公和这位女公子相助，几乎困在途中，进退维谷。”

瑞羽听沐八说他们竟是要去青州学院听郑怀授课，微觉讶异。近年齐青之地从海外迁来的人口甚多，这倚海称雄的藩镇没有前例可循，她为了使海陆相接无碍，在青州设立学院，专授海外之事。郑怀在主持军情司和长公主幕府之余，也偶尔前往授课，但所授多是海外风土人情或商航之事，一向为文人士子轻视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丝毫没有轻蔑之意地要去听他授课。

“经离先生所授商航之事，素为贱业，想不到诸位竟然还有意前往听课。”

瑞羽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，回答的却是沐八身边的白姓学子，“齐青近年因商航而雄踞虎霸，足见商航之事于国有益。既然于国有益，则无论贫贱富贵，我辈都应该悉知其中之理。难得经离先生肯公开授课，我等自然应该前往聆听

教诲。”

他说的话虽然不免自恃清高，但有眼光看到海外商航对齐青的作用，又不以人言废事，也算是有些涵养肚量的，瑞羽不禁含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经离先生博闻强记，实为天下难得良师，诸位能有求教之心前往，此行定然不虚。”

她对自己的老师难免偏爱推崇，一句话便透露出了她与郑怀熟知的事实，沐八等人都不禁看了她一眼，忍不住问：“女公子与经离先生相熟？”

瑞羽笑而不答，秦望北在旁边岔开话题，又问沐八他们：“听闻关中最近形势不妙，白衣教的大教首王衣锦集结了五十万大军，在潼关与朝廷对抗，可是真的？”

二十几名士子的脸色都黯淡下来，好一会儿才有人叹道：“是真的。王匪在关东劫掠百姓养兵，官兵屡战屡败，龟缩潼关不敢出，东京虽然还未陷落，但也是早晚之事。东京若陷，则朝廷的半壁江山尽入匪手了。”

瑞羽虽然十几天不闻政事，但军情司消息灵通，这个消息她早就知道。她神色不动，镇定自若地端起面前的酒杯浅浅抿了一口，含在嘴里久久没有咽下去。

秦望北看了她一眼，疑惑地问：“听闻朝廷的神策军和三辅郡兵、东京周围诸节度使麾下都兵精将勇，怎会不敌白衣教那些乌合之众呢？”

沐八摇头，满面苦涩地说：“秦兄有所不知，你所提及的诸军各有其主，谁也不肯自损实力为君分忧。关东之败，与其说是匪徒横行，不如说是各方豪强拥兵养贼，为了一己之私坐视朝政溃败。”

秦望北虽在海外，但也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，不禁长叹一声，“一姓之利，重于一国之利；一家之私，先于天下之所急。朝廷百年来优待世家大族，世家大族却未必肯在艰难之际破家为国啊！”

十几名士子里就有几人出身世家大族，秦望北的话令他们赧然低头，但这些正当热血的少年们，虽然知道世家的生存要旨，且未必完全赞同，但秦望北的话直斥其家人做法，也有人硬着头皮强辩，“秦兄所言差矣，朝廷百年来沿袭科考取士，立于朝堂上的人，未见得全是世族大家。比如今上信宠，孤意提拔的门下平章事曾浮就是庶民出身。”

唐阳林这几年深感世家大族、地方豪强之害与宦官难分高下，但相对于御座上的人来说，宦官为家奴，欺凌天子、把持朝政的欲望是有的，但取天子之位而代之以野心的却是没有的。故此在李太后他们离开京都之后，他就努力拉拢宦官，大胆擢升科考取士的官员与世家大族争权，试图重量土地核查人口，限制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和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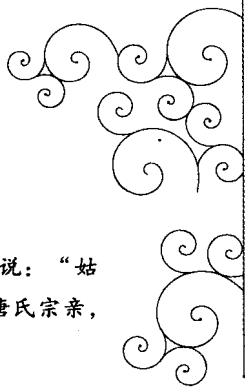
限制兼并土地和人口的行为，打击世家豪强，这确实是治本之法，只是在

政局已经糜烂的情况下，却是猛药成毒，反而使朝政更加混乱。

秦氏昔日移居海外，一方面是为了避战乱，另一方面也是受了世族豪强排挤，因此秦望北虽然也算世家子弟，但对关中大世家的好感不多，于是轻哼一声，不与他争辩。

一时间座中沉默，幸好杭家好客，令几名与诸士子同龄的子弟出来招待客人，活络气氛，他们见气氛不对，赶紧邀众人举觥畅饮。

瑞羽慢慢地咽下口中所含渌酒，突闻左侧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向她发问：“那位女公子，吾等在关中听闻平卢节度使有招贤令，不限性别，允许女子入仕，不知可是真的？”



第四十九章 哀国殇

东应的声音发涩，嘶哑地说：“姑姑，安氏毁我唐氏宗庙，搜杀唐氏宗亲，已经自立为帝了！”

瑞羽循声望去，便见诸士子身后五名男装女子正目光殷切地看着她，显然急于知道答案。

瑞羽看得出她们眼底的那份渴望，略觉怜惜，声音也柔和了许多，点头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

“啊！”五名女子惊呼一声，满面激动地问：“招贤令下，有多少女子应募？又有多少女子得以授官？她们都做了什么职司？这其中官位最高的是什么人？官位最低的……”

她们一连串的问题问下来，十分失礼，好在瑞羽同为女子，能理解她们的激动心情，不以为忤，和颜悦色地回答：“应募的女子至今年二月底共计四十三人，皆依其所长授官，其中官位最高的是户曹司农少丞哥慕华，官位最低的是州城工曹匠户所铁肋海船铸造特使白帆……”。

见瑞羽对招贤令应募来的女子如数家珍，几名女子惊叹不已，却又略觉失望，道：“这些女子多以农匠末流之学入仕，岂不令人轻看？”

“农匠末流？几名小娘子此语吾不敢认同。”

瑞羽虽知轻视农匠工商是旧有痼习，却不愿让这些看来有意在齐青游学或者应募的士子持有这种观点，笑道：“今人言必称三皇五帝、上古贤人，然而有巢教民筑巢、燧人教人取火、伏羲教人结网渔猎、神农尝百草为医、轩辕造箭护族、尧舜禹诸贤无不躬躬农耕匠作水利诸事，使先民安居避害，取食便利，